



05370

漢熹平石經殘字跋

文集七

白下陳子宗彝示余所槩漢熹平石經殘字雙鉤本前書
一論語二般庚之般作股隸法股般形相近漢仲秋下旬
碑書般桓作股桓劉寬碑書盤作臙是也孝乎惟孝乎作
于足正誤讀孝乎斷句之非熹平石刻係漢制官書累代
寶貴傳者絕少陳子所鉤得之于寶漢齋刊布藝林厥功
偉矣陳子困于名場家窮空無越宿糧脈望神仙絕不知
屠沽兒有酒食嗚呼難已鎮洋盛大士跋

唐楚州官屬題名石柱拓本跋

淮安自唐迄宋皆稱楚州南宋寶慶間遇李全之亂朝廷不復建闢改楚州爲淮安軍淮安之名自此始此石柱在山陽縣學儀門內高五尺圍可合抱所載官屬姓名字跡漫漶其可辨者有朝散大夫持節楚州諸軍事守楚州刺史郭行愈營田判官崔郾團練判官袁亞巡官汜茂孫等旁注某年月日自某官遷授其注太和開成者係唐文宗年號也注會昌者唐武宗年號也淮安府志職官門卽採石柱記錄三十四人崔郾作崔郾汜茂孫作范茂孫係傳寫之誤非碑文之剝蝕也又有河南房墨卿書六字記文一篇剝蝕不可讀僅得待賓盡禮請自天朝三監之門簡

易化俗約畧二十餘字斷續不能成章府縣志皆失載竊意題名記與職官地輿藝文古蹟皆有關係而不及搜訪乃作志者之疎也今幸存此殘字數行當何如之寶貴與

金石存跋

金石存十五卷集三代碑碣遺文鐘鼎銘款自漢暨唐兼收並蓄始于商祖癸彝銘終于牛夫人造像碑書係山陽吳山夫先生玉搢所輯近有聚本字畫精工爲藝林鴻寶此本迺綿州李調元所刻序云得此書于京師琉璃廠肆不著撰人姓名青浦王蘭泉先生云此吾鄉博學宏詞趙君諱搢撰述因亟以書名歸之蓋因搢字同名傳聞各異綿州刻本之誤也山夫著金石存外有別雅說文引經考六書部敘考正字通正山陽志遺山陽耆舊詩諸書乾隆甲午 詔修四庫全書徵海內博物洽聞之士入京供纂修徵書中有山夫名而已先沒矣其名與任東澗先生相

將東澗精理學山夫精考訂皆山陽之遺獻也

任徵君文集跋

山陽任徵君文集如千卷余從其曾孫維均借讀之其文
紆餘澹宕近歐陽而于說經之文尤極醞粹其論學宗法
程朱抵排姚江不遺餘力雖立論有過甚者然衛道之功
鉅矣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謂集注或問諸書皆朱子中
年所作至晚年悟後議論與已相合其實朱子年歲後先
陽明未及審考誤指中年爲晚年誤指涵養本原爲覺悟
收拾放心爲禪寂實應朱止泉先生澤溼據朱子事實力
辯其誤徵君之論與止泉朱氏相發明嘗言程朱之于孔
孟猶宗子之于祖禰支庶尚不得于大宗何況疎族其意
皆指陽明也夫聖賢之學博文約禮學問思辨缺一不可
若專守此湛然寂然之心冀其一朝豁達此惟釋氏則有
之吾道中無此捷徑釋徵君之言可以知所用力矣徵君
名瑗字恕庵一字東澗乾隆丙辰 詔舉博學鴻詞歸家
杜門著書四十年年八十餘而卒遺書甚多家貧不能鐫
板文集外有論語困知錄中庸困知錄易學象數傳心錄
困學恐聞傳習錄辨又有纂注朱子文類六十四卷後之
修邑乘者亟當搜採也

讀書敏求記跋

虞山述古堂讀書敏求記四卷舊有吳興趙氏槧板近已罕覲吾友黃琴六從詒經堂張氏藏本影鈔恭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弁于簡首又從邵闓僊借得吳門黃氏士禮居所藏述古原寫之本改正訛字其遺脫者別爲補遺一卷余仿琴六校本影鈔兩月而成繇是述古秘籍條目繁如快事也述古主人錢曾字遵王牧齋族孫布衣家居藏書甲海內此敏求記迺取古本尤珍秘者著錄仿公武讀書志直齋書錄例作解題辭筆工整閱者賞心特于考據之學漫無審別如古三墳顯係僞書而于晁公武鄭夾漈之言持其兩可高麗國論語集解鈔本是好事者

依託迺遽奉爲書庫奇本家語孔叢是晉人僞譎而信以爲真馬融忠經是後人姓名相同非漢扶風之馬融而直云季長爲漢南太守比擬孝經而作此皆疎舛之甚者懼仙史畧荒誕無憑迺竟比元順帝于晉元且引庚申帝史外聞見錄互證之其謬愈甚又如東家雜記之琴歌尚不能辯其真贋殊不可解意者但取宋槧舊鈔侈言寘藏供賞鑒家夸詫與聞錢氏此本不輕示人竹垞太史求之不獲適典試江南事竣以黃金翠裘貽其侍書小史越數日始得傳錄而主人未之知也是說固不足信然爲當時寶貴可知虞山藏書家首推絳雲次卽述古惜絳雲書目不紀各書原委余旣依次鈔成一帙今復得是編藉以考典

籍之存亡辯板本之真贋至于詮釋經史實事求是則未
敢奉爲圭臬也



蘊懷閣文集卷第七

六

金筑山莊文彙跋

吾友常執吳頊儒名卓信一字立峯少孤母夫人通經史
課以古大家文不習舉子業年二十餘絕未赴童子試合
河康茂園先生爲邑令奇其人促之赴試列第一院試入
學然亦不與鄉試嘗弃產購書日擁數千百卷妻孥啼飢
號寒弗之顧又謂作文必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與海內賢
士大夫交遂驅車之京師歷太原入秦中至肅州出玉門
關登陟險遠爲萬里之遊名公卿爭致幣聘而性落落寡
合稍不愜意卽投袂而起人亦莫敢有留之者乃浩然思
歸歸而窮愁著書以終其身此彙係遊燕及出塞時所作
非謂頊儒之文盡于是也文集外有爾雅釋親廣義一卷

三國補志表如干卷

張補庵詩冊跋

是冊係補庵寓虞山東鄉呂氏時所遺余者截句數首淺
可入深微能達顯余是時在虞山城南人遠室邇雲峰煙
色回眸交睽發新愁于晏序慰孤笑于羣憂僣從往復無
虛月日既賦別恨遽遭天閼模糊紙墨傷懷孔多嗟乎補
庵阨窮共愁死喪之戚無幾相見乃竟忽然舍我去邪補
庵姓張氏諱景江字永叔舉嘉慶十五年鄉試工于詩嘗
輯注梅村集補靳氏程氏所未備其論詩云近人專尚性
靈吾謂言性靈不如言性情耳作詩非專尚靈悟也識者
以爲知言余于故人手札皆不忍棄置而補庵遺墨甚少
故尤珍秘之如此

駁侯朝宗書昌黎潮州謝表後

昌黎貶潮州謝表人譏其以辭賦述封禪幾於相如逢君此庸猥之論無足齒者侯朝宗謂君子自處生死不難決絕獨淒涼落莫之際亦有不能自持者昌黎之不安潮陽未能變化以成其德也朝宗此論以例常人且不可何況昌黎古者孤臣孽子處患難不自貶抑而惟告哀於君父之前則不失其爲忠孝勞苦倦極則呼天疾痛慘怛則呼父母昌黎亦人情耳其稱潮州毒霧瘴氛颶風鱷魚禍患不測不得謂之誣其能作歌詩稱述功德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不得謂之誇其頌憲宗承天寶後六七十外外赫然奮興而成治功不得謂之諛非誣非誇非諛于昌黎何尤昔東坡謫官南荒九死不之恨反謂壯遊奇絕昌黎負罪海島瞻望宸極嗟嗟戚戚此二公者皆非下土所敢議也

書方望溪文集後

國朝古文之以義法勝者莫若望溪先生嘗言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此特言乎文之常者耳若論其變則出入震盪萬怪惶惑譬如汪洋大海中蛟龍魚鼈珊瑚文具無所不有而一瀉萬頃茫無津涯方爲極天下之大觀是以文之爲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至變之中自有其不變者存故不極其變無以成天地之文而不循其常又無以造乎變化之域昌黎答李翊書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答尉遲生書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夫言非一端而已必蘄至于古之立言者而後止望溪之意欲示人以作文義法不知徑徑守此卽失古文遺意也因書以自勗

書望溪集後二

望溪先生謂古文尚書非偽書而其辭氣較今文易曉者是必秦漢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因稍易以顯易之辭要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按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蓋科斗字難讀安國用隸文讐校科斗令覽者易識耳望溪乃謂安國有所增損以足其辭而暢其意其說謬甚夫東晉晚出之偽古文與西漢所傳之真古文篇數迥不相合偽孔傳與馬鄭相承之古義優劣判然其真偽所分不在文辭之與澁與顯易也尚書爲聖人刪定之書人雖至庸極妄終不敢稍有增損不謂漢世大儒如孔安國者苦其難讀而竄易之且難讀者尚存而易讀者先亡此何說邪後儒妄改古書而先自漢人開之則又何所貴於傳經之學邪望溪不知古書之源流故其言若此而其謬亦不足辯也又痛斥毛鄭詩義而於朱子之廢序深信不疑是欲舉千數百年相傳之時代事實是非美刺掃而空之每遇言情寫怨之作必曰此淫奔之詩也且列于正風者雖淫亦貞入于變風者雖貞亦淫竊疑召南野有死麕詩懷春之女未必皆貞末章感輓吹唄或近于私約而非嚴拒意者此詩與何彼穠矣皆東遷以後之詩聖人附錄之以垂戒耳若鄭風之雞鳴風雨義正辭醇無一言近于褻狎衛風之靜女木瓜則經傳可據義更顯然何得目爲淫奔之詩與又謂程子出大學中庸于戴

記數百年來莫敢異議不知二書單行原不私于程子而
程子改易大學古本朱子又分經析傳增補闕文厥後議
者紛紛卽篤信程朱者尚多疑惑望溪豈末之知與抑知
之而故諱之與夫望溪以古文名家則旣卓然自成爲望
溪之文矣若其所著經說則余反覆求之而未得其義也

書望溪集後三

望溪先生篤信宋儒聞有詆毀程朱者謂之絕世不祀吾友陽湖陸祁生痛斥之按望溪與蠡縣李剛主友善剛主晚年喪其子望溪作書唁之云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著書多訾訾朱子朱子闡明孔孟之道毀之者必爲天之所不佑也夫以宋儒之虛心求道而望溪乃黨同伐異妄論禍福陋而誣矣及閱所著李剛主墓誌銘與釋言一篇知剛主爲人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其妻某氏多言不順剛主惡之有女早寡妻爲主張更嫁剛主不欲見妻別居絕之謂生則異寢死當異穴鄉人之愚無識者輒非議之家道睽乖實與不祥之氣相感召望溪或不忍斥言不得已而託爲是說與夫人于創鉅痛甚時弔之者憐其無辜則其人愈悲惟責其致禍之由而聞者瞿然以思恍然以悟則其悲哀憤鬱之思或少釋焉而又不可以矜好之故舉其所不忍聞者而摘發之于是別創一說以止其哀戚之心其言若有所偏而其用意則甚苦矣讀者合數篇之文以求一篇之義則其事其情必有得于語言之外者焉不然而以不信程朱至于絕世不祀是何其言之陋而誣也

擬斬曲几文

柳州爲文以斬曲几其意甚正其辭孔美心乎企之執筆以擬環堵之室一畝之宮兀然危坐整襟斂容左圖右史夕殫朝饗奇技必斥禮器是供方規圓矩成于國工如何此几枝梧其中外類廉隅内含反側羣居異席互相茁軋左之右之審曲面勢東向西向尊卑倒置琴囊錦綺筆床珊瑚安置妥帖無平不頗有客有客言集于室側身少憩拂衣而出趨趨僂步虛而委蛇奪我之性售彼之欺曲膝便坐曲臂取物次山惡曲其文質直梓慶削鐻工倮運矩改而更張不中斤斧以曲爲直余安所取自有此几悖今辰古動而有悔支離病苦斬而焚之莫余敢侮凡物之害莫甚于曲器失其量毋實我屋斬此曲几雪我煩冤柳州復起不易吾言

汪厚夫云峻嶒蒼秀如千尋古栢獨立于荒崖亂石之間

悲庭樹文

澹然居有木樨一株往歲亡兒所手植也候更涼燠感異
今昔撫景盤桓臨風嗚咽發哀以弔情見乎辭

夫何肅霜之將降兮感涼露之先凝
泥瑤芳于虛橫兮散金粟于空庭
幻花光之繚亂兮弔孤影之伶俜
咽蛩吟其泣雨兮照蟾彩而捫星
葉蓑蓑其下覆兮枝冉冉以流馨
羌無人以延佇兮聽幽鳥之悲鳴
將上下乎求索兮逐病蝶與飛螢
神恍惚而若失兮形杳渺其難尋
月穿簾而斜暎兮雲網戶而常扃
何昔日之歡聚兮今直爲此淒清
魂一逝而不返兮花經歲而仍榮
哀吾生之無祿兮悼骨肉之彫零
覽青銅之明鏡兮飄白髮之千莖
焚芝蘭而摧玉樹兮傷門祚之衰傾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愁苦而零丁
反余袂而掩面兮濕淚黥之盈盈
見一花與一木兮長歎恨而吞聲

祭孫少初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我亡友孫君少初之靈
嗚呼萬物職職各分其羣或履而泰或蒙而屯彼造物者
云何不均嗇君子遇豐君子文襲經攻史左典右墳激昂
詞園簸揚文津極服妙采磷璵續紛璧獻垂棘珠輝大秦
逐日而騁絕塵而奔聶許需役往來蹄輪舞詠春暮沿泗
江澹消磨壯志百憂纏身學王無功師劉伯倫匪嗜其酣
樂取其昏出陶入謝矜奇標新匪炫其才以怡其神或嬉
而怒或笑而瞋匪傲于物以全其真中年邁閱鞠凶薦臻
酸腸結轡冷嘯悽辛入于其宮鏡臺生塵除服而哭聚詩
而焚嗚呼孫君天之憫民昔者與君尚湖之濱涼月清露
朝煙夕曛操翰動墨各張一軍此會如昨其迹則陳眷我
良友盡焉哀呻酒平若掌爛焉盈樽如何一勺曾不共醺
黯黯長夜悠悠夢魂魂兮歸來入此修門哀哉尚饗

祭劉蒼林文

嗚呼劉君其竟至于是耶天之生才實難如君之才不可
一世吾不知造物者何厚于君不輕畀人而惟君是畀君
既直受不讓卓犖負異吾又不知造物者何薄于君不能
奪君而惟君是忌君之爲人履信踐義不剛不柔亦純亦
粹風儀甚清談笑多味淵乎若虛穆如有睥君之于學激
昂奮勵微會理軸闔闡奧秘抉精剔華博洽多識日不遑
食夜不假寐君之于文宏拔清厲掀雷挾電驅塵掃翳力
巨而鬪不執械器萬馬俯伏千軍奔避君爲諸生拔乎其
萃燕臺壯遊長安居易公卿敦槃之主名流金石之契方
欲煥文治于黼黻揚鴻聲之休懿曷爲蒙金以沙挫爾精

銳錮玉以璞韜爾靈閱卅年讀書不獲一第七年留京不
集一事支離病魔神色困頓二三窮侶相依而庇或饋飲
食或投藥餌秋風早寒金盡裘敝君始飢然自悔失計謂
魂魄所依玉山淒水釣遊之地盍歸乎來吾將老焉餘無
所冀歲在己卯值秋之季扁舟南旋養病休憩君之戚屬
百端寬譬君之妻孥私心憂悸追風之馬不如小駟垂天
之鵬折其兩翅家徒壁立衣食空匱耗于醫藥之費迫于
室家之累叩須吾友勢亦難繼或者貞疾不死禍去福至
以君之才及君之年由屯而亨何患不濟而天之厄君其
遂至于是何既迫以窮愁而更促其年歲邪豈才之爲
祟而天之所棄邪抑修短有數死者如歸而生者如寄邪

自古皆有死惟君抱才不遇溘焉長逝人琴已矣風流誰
嗣吾不能效太上之忘情合彭殤爲一致也嗚呼哀哉尚
饗

祭張生承濤文

嗚呼播形肖貌羣類積億何思何慮以生以息造物所忌
實惟賢豪非貧卽病旣賤且夭嗚呼張生虞山之英遠坡
其字承濤其名祖諱敦均才高淵雲爲名御史號曰二聞
父諱大鑑文聲卓越明經筮仕其號友栢生幼失怙學勤
而專兄弟七人惟君爲賢諸兄性尚跌宕浮誇或愛博塞
或遊狹邪曾不數稔家業中落田園荒蕪門閭蕭索兄不
知悔生屢諫之生諫不聽兄反憾之生迺發憤倉皇出門
欲呼將伯以救其貧欲營薄祿娛其慈親遂沂長江西之
蜀岷峩峩岷山迢迢蜀水聽猿淚下啼鶻愁起亦有親故
一官羈此空囊蕭然長吁而已惘惘執別自西徂東策馬

北去遂入晉中君之父監司晉土曰承濤來汝其良苦
與汝資斧往遊燕臺爭名于朝汝其勗哉生拜而起速戒
行李應京兆試不中不止曉發運城一鞭東指飛沙眯眼
驚鷗聒耳祖道之始神瘁而傷入都之日面疋而黃隻身
貧病二豎膏肓無食肉相爲修文郎失意而出實志而亡
吁嗟天道終古茫茫窮厄而呼誰其弔之隱痛而祈誰其
報之逆不必凶迪不必吉何者爲福何者爲極世家之子
習于荒嬉艱難稼穡惟生能知如金之堅如玉之璞磨礪
其身刻厲于學講道論德涵濡薰蒸聞義則服從善如登
生從余遊七年之久余子曰瓊生之密友生自曰下寓書
余子報書于生而生已死瓊也作詩招生之魂余泪如霰

生胡不聞旅樹風酸荒岑雨哭秋鴻不實春草不綠人路
永隔魂浮魄沈燕雲吳岫黯慘昏冥庶羞既具清酒其馨
感此之意生其降靈嗚呼哀哉尚饗

蘊懷閣文集卷第七

二十

汪生元祥哀辭

汪生元祥小字筠保吾友厚夫侍御之仲子也嘉慶丁丑秋侍御補官北上余下第留京課其諸子元祥受周易及戴氏禮記皆卒業讀唐人詩能爲五七言近體性好潔書策筆研手自整理體狀高秀舉動如成人然自幼兀傲顧盼英偉塾師或呵責之雖不敢辯輒怏怏不少屈服獨于余若有夙契者相聚數月執弟子禮甚恭友人索余作畫生伺余出竊取畫藁臨摹間以片紙作茅亭草橋署曰元祥弄筆余雖厭之而不加責也生母早卒育于嫡母天性至孝父母愛之過于諸子戊寅夏五生患痘醫禱不效卒年十有二臨沒時猶呼先生數聲索衣冠欲到館嗚呼是

司哀也其辭曰

昔童烏之早慧兮受元文于九齡茁瓊苗之幽茂兮感霜霰之凋零嗟汪生之俊爽兮頭角斬其崢嶸采蠟珠于儻綽兮辯鄔稻于李生學訓詁而解析兮習章句而音清摹楷法于八體兮通韻譜于四聲驟龍駒于廣座兮對鸚鵡于畫屏比明珠于劉孺兮耀玉樹于謝庭何怪鳴之鳴逝兮逐訓狐而陰湛悲風森其四集兮白晝變而昏冥平林儻其黯慘兮芳卉失其葩榮鬼伯咷而先笑兮扁鵲頑其弗靈豈藥石之誤用兮或倒施而逆行抑年命之有定兮匪人功之可勝情鬱悒其若結兮涕滂沱而交縈當怛化之前夕兮索整冠而斂襟欲謁師于中夜兮將伴余之苦

吟悼殤魂之一去兮愴呼號而不膺昨夕陽之西墜兮修
蛇繞于戶扃若向余而蜿蜒兮豈汝靈之所憑念汝慧之
挺特兮匪塵網之能攖折瑤華而冲舉兮駟玉虬而上征
幽明眇其相隔兮魂入夢而旋醒倚殘月于牕橫兮弔孤
影子簾燈惟花萼之競茂兮憫西河之喪明聊綴筆以惋
怛兮濕淚點之縱橫

蘊懷閣文集卷第七

三



